

107522

上海華新書局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 好青年

## 第二集 回目

### 第五回

親芳姿蛾眉見妬  
施詭計蛾影工譏

### 第六回

鴛鴦同夢誤入桃源  
鱗鱗雙飛驚聞梅訊

### 第七回

奮義俠雙雄趕逃人  
晤良朋一言釋前隙

### 第八回

斯文骨肉寒夜託孤  
尚武精神春郊放轡

上海國華新書局發行

社會小說

# 好青年

江都李涵秋著

## 第八回 斯文骨肉寒夜託孤 尙武精神春郊放轡

鑿鑿臘鼓急景凋年。看看已是離除夕日子不遠了。在那富貴人家。自然是燈紅酒綠。爆竹桃符。點綴新春氣象。惟有楊氏和着三個兒女。依舊單寒。瑟縮寂寞。可憐。這一天晚上。楊氏將萬椿萬榴。催得上床。自家便坐在燈下。替他們縫補衣服。萬榴笑嘻嘻。將個丫頭伸出被外。說道：「這襖子縫他則甚。燭幾時有錢也替我新製一件長衫兒。把來擋着這襖子上。許多漏洞。走入學校裏也光輝些。省得被別的孩子們恥笑。」楊氏笑道：「吓沒的折了福。罷襖子破了。還有我這老娘替你們縫補。你通不瞧見那個秋紅自從沒了他媽。爹又病得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家裏雖然還有幾個錢。少了一個女人。照

應也就寒不着衣。飢不着食。弄得不成模樣。我不愁他別的……一句話。還不曾出口。猛見秋紅家用的那個僕婦。倉皇失措的跑得進門。喊道。我們老爹不好了。紅姑娘嚇得只是儘哭。老爹打發我來。請太太過去。有話要當面拜託。太太。楊氏吃了一驚。忙不迭的將衣服放下。滴淚說道。我早就知道你們老爹這病。捱不過這殘冬。只是苦了你們姑娘了……說着。便命文鵬將大門拴好。自家便隨着那僕婦。三腳兩步。搶到秋紅這邊來。跨入房裏。見那杜子郵直挺挺的睡在床上。已剩得一絲半氣。秋紅伏在他爹身上。嗚嗚咽咽。楊氏近前。摸了摸子郵的手。覺得還不會冰冷。連忙向秋紅搖搖手兒。叫他不要害怕。子郵一會兒清醒過來。抬頭看見楊氏顛巍巍的說。消萬太太。我是要去的人了。自從和太太這邊做了鄰居。孩子們凡事都託庇照應。我心裏狠知道感激。如今不幸半途上出了這件岔事。秋紅既沒了媽。眼見又

沒了父親……說到這裏又大喘起來。臉皮子微皺了皺，又淌不下眼淚。楊氏含淚勸道：「老爹且安心養病，等你病好了，再說子郵。」歇了半晌，又嘆道：「咳，我這病那裏還指望好呢？我自幼原是金陵人氏，也讀過幾年書，應過幾次考試。後來因為功名，踴躍方才走了這條買賣道。路你們萬先生的大名，我是久經知道的。我在這浙江地方一個親友也沒有，秋紅這孤苦孩子交給誰去管領？我千思萬想，只有和太太商議，將秋紅託付太太。太太那邊境況，我也明白。好在秋紅的媽雖然擄了我些金銀細軟，至於我有一個憑摺，却不曾吃他瞧見……一面說，一面便在枕頭底下取出那摺子，遞在楊氏手裏。又道：「這上面有二千五百兩銀子，存放在中國銀行。我死之後，也不願意再回金陵了。請太太儘五百銀子使用，買一塊地，將我安葬下去。其餘的款項按月付息，做秋紅的膳宿學費。所有粗重傢伙都請太太發了過去。將來

這秋紅沒有出息呢。太太便暫時留他做了女兒。萬一他知道好歹，肯用心求學，等他長成了，便嫁給你家做個媳婦，二千銀子便算給他做一份奩資。太太恕我病着不能向你行禮。我若到了陰司，會見你們先生，再和他道謝罷……當時又喊秋紅過來，替楊氏磕頭。秋紅便匍匐在地板上大哭起來。楊氏也哭成淚人一般，一把將秋紅扶起，停了一會，再望望那杜子郵，已是臉變笑容，嗚呼哀哉，死了。楊氏連日便不能回家，帮着秋紅料理喪務，幸喜銀錢寬綽，做事也就十分容易。（調侃世人不少）有許多熱心的窮鄰也趕在裏面照料。一切七日之內，便將杜子郵安葬完畢，又拿出幾塊錢開發了那個僕婦。秋紅自此便隨着楊氏回去。楊氏吩咐他和文鵬姐姐在一處宿歇，因為子郵有給他做媳婦的話，當時便命萬椿也替他丈人穿了一件孝服。萬椿心裏的歡喜，自然不消說得。萬榴早沒口子的趕看秋紅，喊他做

嫂嫂秋紅也不知道這嫂嫂怎講也便胡亂答應着他一家子到還過得稱心滿意新年過後那馮校長已擇定日期命各學生照常到校楊氏喜孜孜的在屋裏展開兩幅淡青竹布用粉袋和翦子攤在桌上裁長衫兒却好文鵬從房裏走出來笑問道娘替誰裁衣服楊氏笑道你不瞧兩個孽障身上襖子和破荷葉一般嚷着鬧着向我索這長衫眼看離開學日期不遠了沒奈何請鄰家阿伯在城裏替他們買了這竹布回來趕緊製成了給他們穿紫文鵬微微笑道娘還有這樣閒錢便算賒欠不久也須得打饑荒去償還人家楊氏笑道這樣年歲那裏去賒欠呢這是我用現錢去買的……說着便套着文鵬耳朵唧噥了幾句（你不明說我也聽見了一笑）文鵬嘆道這也難得怪娘爲顧兄弟們的體面從沒法子裏想出這法子但是女兒有句不知進退的話秋紅妹妹這筆款項是他父親辛苦掙來留給他做紀念

的。雖然交代給娘娘替他。用一個錢。須替他記一個錢的賬。便算沒有人來查考。我們我們總對得住這一顆良心。娘娘拿這錢替秋紅添補衣服也罷了。至於我家兩個兄弟有得穿紮呢。是他們的福。沒得穿紮呢。是他們的命。不該在他這款子裏。擅自支用。娘不見那些社會上。寡廉鮮恥的人。越發多了。其實他們也不是甘心墮落。他的人格左右不過。因為財帛上不能分明。要他們省吃儉用。又不得能夠。以至釀成這一種齷齪風氣。別人議論起來。都歸咎這民國不好。我覺得民國自是民國。國民自是國民。國民若是能人人做一個光明磊落的人。又何至累着民國。替他擔這樣的惡名呢。我家本來寒素。不要因此轉玷辱娘的平日身分。（女兒是好女兒）楊氏聽了他這篇話。不由羞得夾耳根子通紅起來。撲的一聲。將手裏的剪子落在地上。（母親是好母親）文鵬又深恐他母親羞愧。忙將剪子拾起。笑道。娘儘管替

兄弟們將這長衫製成女兒。却另有一個辦法。我們雖然沒有遺現款。把來還他。好在女兒從病裏曾做了兩篇小品文字。意思想寄給各報館裏。萬一多少得點酬資。彌縫這數目也還容易。橫豎我們不白使秋紅的銀子罷了。楊氏點了點頭。禁不住那眼淚便直流下來。一般的拿針線刺着。已不似先前的高興。母女兩人剛在屋裏閒坐。着一抬頭。猛見鄭芳瑜帶了兩個家人。匆匆進來。門外還有好多漢子挑着酒果。檯擔楊氏便和文鵬起身迎接。芳瑜看見他師母淚痕滿面。驚問道。大新年裏。師母爲甚好端端的。又在這裏傷心。敢是世妹有甚麼話。僵着師母了。楊氏笑道。他到不曾僵我。他勸我的言語。委實一點不錯……說着。便將前事從頭向芳瑜說了一遍。芳瑜此時將文鵬上下打量了一會。不由從心坎裏發出一種欽佩的意思。嘆着說道。古人說得好。不欺暗室。世妹真算是不欺暗室的了。像世妹這樣脾氣。在知

道的呢。自然說是磊落光明。在不知道的。還要譏誚世妹性情乖僻。將來怎樣好向社會上周旋。文鵬笑道。這又算甚麼呢。我自己只管保得住自己。一  
要言不煩。若是社會上人。都存有此心。種焉得不強。國焉得不盛。芳瑜笑  
道。這事且擱着不談。我想世妹病體新愈。也該跑出去游覽游覽。聽人傳說  
那孤山上紅白梅花開得十分燦爛。天氣又好。特地備了一席水酒。想和世  
妹坐船去散散心。兒料那和靖先生定不至笑我們俗惡……看官須知道  
文鵬自同柔雲聯絡以後。柔雲早已將芳瑜受人誑騙的話。分割得乾乾淨  
淨。文鵬對着芳瑜。自是毫無芥蒂。況且近來又將兒女私情。勘破得虛空粉  
碎。每逢同芳瑜會面。雖也有談有笑。却與從前羞澀靦覷的態度大不相同。  
今日見芳瑜殷殷的約他去游孤山。論理却不便拒絕。然而一經想起彼此  
都是青年男女。沒有第三個人在旁邊。總還覺得不甚雅觀。沈吟了半晌。笑

道小妹近來身子還不曾十分硬朗。改一天再陪大哥罷……芳璩今天正挾有一種重大的希望。想要求文鵬允許。忽然聽他說出這一句話。登時皺着眉頭說道。世妹又和我客氣了。不瞞世妹說。我不久便往赴北京。怕一時還不能旋里。今天的杯酒。雖說是游春畫舫。却還湊着敘別的離筵。世妹也該體諒我。不可故意爲難。楊氏也笑道。難得鄭大少爺巴巴的來接你。你就和他去走一輪罷。揀那好的梅花替我折幾枝回來。插瓶。文鵬笑了。笑便進房去。換了一身淡素衣服。脂粉不施。釵釧盡卸。婷婷嫋嫋的走出來。別具一種天然丰韻。那些家人們早已押着挑酒檣的漢子如飛的向湖邊去了。芳璩同文鵬廝並着。緩緩行近西湖。跨入那隻湖艇。綵帆微漾。畫槳輕搖。直向那水天一色的畫圖裏行去。由船娘烹上龍井好茶。文鵬隨意呷了兩口。笑向芳璩問道。大哥忽然到北京。則甚如何。一向不曾聽你提起。芳璩道。這個

提議原是新近發生的。家父在這陰歷二月十五是他老人家的五十整壽。去年原說請假回來做壽的。不料前天又接得一封快信說政府事忙急切不能分身。母親聽了便逼着我進京去替家父去慶賀生日。還有各親友的禮物也命我攜帶到京裏。世妹你瞧可累人不累人。文鵬笑道這是應該的。老伯羈身異地。大哥是他老人家兒子。雖然不能常常的承歡膝下。當這千秋令節也該前去捧觴上壽。聊盡你一點孝心。你如何倒轉埋怨起來。難道大哥也捲入新潮。主張非孝麼……這句話將芳瑜也引笑將起來。重又說道。我也不是因爲這事作難。還有一件事告訴不得世妹……說到這裏臉上兀自紅暈起來。笑道。家庭的專制真個叫人灰心。舅母和我的母親原是嫡親姑嫂。不知怎生在背地裏同家母商議要將那個韻雲表妹嫁給我。家做媳婦也不管人情願。不情願便硬替我應承了。還逼着我去稟明父親。

我雖然不主張非孝。然而像這樣婚姻不許兒女自由也覺得做父母的過於武斷。昨晚還因爲這事同家母沖突了幾句。至今心裏還有些懨懨不樂。世妹你替我想想看那個韻雲表妹。便不論他的姿色單講那性情倨傲心地猥瑣。斷然也不是一個賢婦。這婚姻關係我一生幸福我如何能不力爭。上流嚴行拒絕呢……芳瑜說到這裏便生生的拿眼釘住了文鵬粉臉。瞧他若是露出驚慌或含着嫉忌的神態。便好慢慢用言語去打動他。不防文鵬轉淡淡的笑道。大哥這主見也太固執了。如今雖說已經入了文明時代。然而那些上了歲數的老人家總還守着那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是婚姻的。正禮。況且令表妹我們也曾會過。却是莊重不佻。不失一個小姐身分。便論門第也還同大哥那邊銖兩悉稱……芳瑜不料他會說出這一番話。又見文鵬沒口子稱讚韻雲。真是又羞又急。跳起身來。跺腳說道。門第麼。這

兩個字不知誤煞多少青年男女。世妹不要瞧他父親做着旅長要知中國的武人除得佔領地盤鞏固勢力至於家庭的教育他們是一概不講的。我覺得與其娶一個擁戴珠翠的癡娃轉不如得一個裙布荆釵的淑女。卽以世妹而論……剛說到此猛聽見那船屑撲的一聲碰在一座青石上船上的人便跳上岸打樁繫纜。家人們早用竹篙子做了扶手。文鵠疾便拽着長裙如飛的離了那船。一直向土坡上行去。心裏想道：「不好瞧芳瑜的語氣。敢是要向我求婚。今天轉是我同他來遊這孤山的不好了……想到這裏頓覺腮頰上有些熱潮。心裏把不住跳了幾跳。忙靠近一株梅花底下略定了定神。見芳瑜還在船上指揮僕役。自家不由笑着說道：「我可討厭不求由他允不允在我。我自有我的定見。安見得便爲他情絲所縛。先自害羞起來。這不是轉墮入重重魔障……其時芳瑜已走近身旁。笑嘻嘻的問道：「世妹。」

在這裏。思索甚麼。文鵬笑道。我正自想這梅花性格。何等高潔。不知後來那些。臃腫。詩人如何硬硬生生的。誣他嫁給林家。以至鶴子梅。鬻貽留千古笑柄。假使梅花有知。定然免不了無窮孤憤。（口角玲瓏。又確合當時情事。文鵬真是可兒。）芳瑜搭訕笑道。世妹又無端的發這樣感慨了。走罷。走罷。我們且去飲酒……說畢。便攜了文鵬的手。踱入一座小菴。菴裏的尼姑已出來周旋。將他們引入一個船廳裏。家人們已將酒筵程設齊備。兩人對面坐下。文鵬將酒杯子推過一旁。笑道。肺疾新愈。這酒却吃不得。如有好茶。請你們烹一鍾來。讓我慢慢呷着。旁邊剛立着一個小尼。聽見這話。狗頭屁股似的跑去捧了茶來。芳瑜也不敢相強。自家隨意吃了幾杯酒。在席間便又提起他的姻事。叵耐他只顧說將來。文鵬便拿別的話漾開去。急得芳瑜滿頭是汗。（好笑）又因為侍立的人太多。瞥着滿肚皮的話。一句也說不出口。

慕的向文鵬笑道：「這地方氣悶得狠，我先同世妹向後面那亭子上瞧一  
回梅花可好？」不可文鵬笑道：「我的意思也想如此。」芳瑜大喜，又吩咐家人們  
不用跟去，在這裏伺候着……兩人便從菴後一個小院落裏推開後門，見  
那座六角小亭已露在面前，匆匆的拾級而上，却喜一個游人也沒有，三面  
紗窗都緊緊閉着，芳瑜祇將朝南的一帶窗子推放開來，憑欄眺望，果然那  
些梅花雪片也似的開得價白和風微漾，撲鼻皆香。芳瑜不覺吆喝道：「好花  
好花，世妹，你對着這花可愛不愛？」文鵬笑道：「鼻想味塵，既有此身，對着這花  
如何不愛……」說完了，兩人又沒言語。這個當兒，文鵬的眼光儘管對着梅  
花，芳瑜的眼光又儘管對着文鵬，半晌兀自忍耐不得，突然問道：「世妹，你只  
知道愛花，可知我鄭芳瑜心裏愛誰……」說着，那聲氣便顛巍巍的意思，便  
想直跪下去。文鵬吃了一嚇，剛待答話，忽然亭子底下有人譁笑上來，嚷道：

好呀。你們這樣取樂，也不約我一聲兒看我，可得饒你們……來的並不是別人，正是那個趙柔雲，一步一步趕入裏面，笑得花釵招展，芳瑜大驚，文鵠大喜（一驚一喜，寫得出兩人心事）。接着笑道：「妹妹來得正好，我們正嫌寂寞，不嫌殘酒，還可以去飲一杯……」說畢，徑自和柔雲先下亭子去了。芳瑜呆了半會工夫，只得咬着牙齒，也跟入那座船廳。大家隨意坐下，文鵠笑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柔雲笑道：「去年我送姐姐幾件衣服，姐姐一定不肯賞收，我想姐姐生得這般人物，打扮得太素淨了，也叫人瞧着難着轉。是我們這樣蠢惡的人，日日把綾綿裹在身上，兀自不自糟蹋了。今天氣候很好，我向街上閒逛，特地在華章大綢緞鋪裏選了幾幅上等松花羅紋的鐵機，奉本親自送給姐姐。伯母笑着告訴我，說你們到這裏看梅花來了。我便一路追尋得來……」說着，便命跟隨自己來的那個小婢將一幅五彩

方錦衣包捧放在炕上。柔雲親身打開給他們瞧着。芳瑜早搶得近前夾七夾八的嚷道：「某種顏色好，可以把來製襖子用。某種質地厚，可以把來裁裙子穿。」柔雲笑道：「原因爲這樣，姐姐或者合意些。」文鵬當時也不會拿正眼去瞧，笑着命那小婢仍舊包好。家人們已重行將酒盪熱。柔雲一連吃了好幾杯，細瞧着雙眼向文鵬瞅了好半晌，笑道：「姐姐，你這人也太古怪了，便算你要同這梅花比較個高潔，然而當這春遊的日子，也不應該依舊這樣，荆釵裙布……」文鵬聽他這話不由嘆哧一笑，問道：「妹妹，叫我怎生裝扮也合你的心意呢？」怪道妹妹今天服飾比往常格外嬌艷，原來怕辜負這春遊的名目。咳，妹妹適才稱讚的那個高潔梅花，我還嫌他紅的太紅，白的太白，稱不起他風霜本色。然而我還替花原諒，因爲他若沒有這種好顏色，也勾不動許多遊人跑來賞鑒我們女孩兒。須知道與花不同。（語奇而不離於正）